

12/3200

論柴科夫斯基

亞魯斯托夫斯基著

金文達、毛宇寬譯

音樂出版社

·一九五五·

論柴科夫斯基

亞魯斯托夫斯基著

金文達、毛宇寬譯

張洪模校

音樂出版社

·一九五五·

Б. Ярустовский
П. И. Чайковский

本書根據 Музгиз 1953 г. 版譯出

論 柴 科 夫 斯 基

編輯者	中央音樂學院編譯室
原著者	[蘇] 亞魯斯托夫斯基
翻譯者	金文達 毛宇寬
校訂者	張 洪 模

*

有 著 作 權

書號：京 112 開本：787×1092 耗 1/32

頁數：22 印張：1 3/5 字數：23,600

一九五五年六月第一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1—2,560 冊

定價二角二分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六三號

音 樂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東單溝沿頭三三號

新 華 書 店 總 經 售

*

內 容 提 要

偉大的俄羅斯現實主義音樂家——柴科夫斯基，他在世界文化遺產中留下了光輝的、不朽的作品。本書敘述了他的生活經歷和創作過程，並將他的主要作品，如歌劇葉甫根尼·奧涅金、黑桃皇后、交響曲和芭蕾舞劇等一一加以評介。

我們很難舉出一個音樂家的名字比‘葉甫根尼·奧涅金’和‘第六交響曲’的作者更受蘇聯聽眾歡迎和感到親切的了！

偉大的現實主義藝術家——彼得·伊里奇·柴科夫斯基在世界遺產中留下了不朽的作品，這些作品是他的時代和他的人民最光輝的文獻。柴科夫斯基的交響曲和歌劇同普希金的絕妙的詩、列夫·托爾斯泰的小說和列賓的鮮明的畫面一樣，反映了俄羅斯人民的生活——思想與感情。偉大的作曲家柴科夫斯基在他的作品裏很少利用俄羅斯民間曲調，但在他的主題和音樂形象裏面經常可以感覺出民間音樂語言的音調。俄羅斯人民對自己這位偉大同胞的始終如一的愛戴和尊敬的主要原因正是在於他的作品內容的深刻性和真實性，它的民間基礎和易懂性。

列寧在他的家信裏曾經寫道：‘最近我們去聽了今年冬天第一個好的音樂會，它使我們非常滿意，特別是柴科夫斯基的末一部交響曲。’

一九四一年，約·維·斯大林在衛國戰爭的艱苦時期中所發表的具有歷史意義的演說裏，把柴科夫斯基的名字和其他那些造成了俄羅斯人民的光榮與驕傲的民族文化的偉大活動家們

並列在一起。

俄羅斯和全世界文化的最偉大的人物都把柴科夫斯基的創作放在極高的地位。

契訶夫曾經說過，假如他爲柴科夫斯基那樣的天才寫歌劇劇本，他會感到很榮幸。

當列夫·托爾斯泰聽完柴科夫斯基的第一首四重奏曲的行板以後，他哭了。托爾斯泰在他給柴科夫斯基的信裏說：‘我的文學作品從來沒有得到過像在這個美妙的晚會中所給我的那樣高的報酬。’

柴科夫斯基在國外當選爲某些最高音樂協會的名譽會員，大家稱他爲世界文化的偉大天才。

充滿了真實的人民性與深刻生活真理的柴科夫斯基的作品，現在激動着將來也要激動着聽衆的心；由天才藝術家所創造的形象，直到今天仍是使人時而快樂、時而憂愁、時而愛、時而恨……。

*

*

*

一八四〇年五月七日，彼得·伊里奇·柴科夫斯基生於小城市沃特金斯卡。他父親伊里亞·彼得羅維奇是當地一個官辦工廠的廠長。

柴科夫斯基最初的音樂印象是跟住在他家裏的一個親戚——那斯塔西雅·瓦西里耶夫娜·波波娃所唱給他聽的那些歌曲，以及跟他家裏的一架古老的自動樂器——自動小管風琴^①相聯系的。柴科夫斯基的母親亞歷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在建

立柴科夫斯基家庭的音樂‘氣氛’上也起過很大作用。她是一個非常愛好音樂的人，自己能唱也會彈一些鋼琴。後來，柴科夫斯基在給他母親寫的信裏面以感謝的心情追述童年時期從他母親那裏聽到的那些歌曲（特別是他所喜歡的阿里亞比耶夫作的歌曲‘夜鶯’）。

未來的作曲家經常聽到從一個附近的工人小村子裏傳來的歌曲。無怪乎後來在回憶童年時他特別強調早期熟悉民歌對他的益處，他說：‘我生長在偏僻的地方，從很小的時候起就受無法形容的俄羅斯民間音樂美麗的特性的薰陶……我非常熱愛俄羅斯的一切現象，我是名副其實的俄羅斯人……’。

當柴科夫斯基滿六歲的時候，他的家遷至阿拉帕耶夫斯克城，一年後又搬到彼得格勒，未來的作曲家的父親轉任該地技術專科學校校長的職務，他們把十歲的孩子送進法律學校唸書。

他在這個‘官僚訓練所’裏只能得到很少的益處。著名的音樂評論家斯塔索夫也在這個法律學校學習過（四十年代），他對那些學習年代曾寫道：‘沒有任何生動的、向前進展的、鼓舞的東西，沒有任何開展思想範圍的東西，只有一個極其平庸的煩瑣哲學、人名、數字和一些枯燥的事實，除此之外什麼也沒有……’。

但是在這個學校裏有一件事情對柴科夫斯基選擇以後的職業上起過很大作用，那就是音樂。他在這裏才真正第一次認真地

① 自動小管風琴是十八、十九世紀的一種自動樂器，它的聲音有管弦樂隊的效果。——譯者。

開始學習音樂(爲自願學習的學生而設的課)。例如柴科夫斯基的一個同學美謝爾斯基，曾在他的回憶錄裏這樣寫着：‘德國老頭兒卡列爾同他的心愛的學生柴科夫斯基在一起一坐就是好幾小時，卡列爾嘖嘖讚賞柴科夫斯基萌芽的天才和他對鋼琴學習的熱心。’

學生們常常聚集在學校的音樂室裏，音樂室四周牆上掛着各種樂器——小提琴、大提琴。青年們靠近三角鋼琴坐下，這位未來的作曲家津津有味地彈自己的最初的作品。他們坐在一起聽音樂、讀詩……，常常一直到天黑。

你記得，當我們擠在‘音樂室’裏的時候，

我們忘却了學校與世界，

而夢想着那理想的榮譽。

藝術曾是我們的偶像……，

這是這些音樂會參加者之一的詩人阿普赫汀後來寫的。

作曲家的父親爲了使兒子的音樂課程更加深入與有系統，就去請教當時非常著名的音樂教師寇恩丁格爾。孩子開始跟他一起去聽交響音樂會，開始接觸俄羅斯和西歐最好的藝術作品。

過了一些時期，柴科夫斯基的父親向寇恩丁格爾提出了一個問題：‘我的兒子可以完全獻身於音樂嗎？’寇恩丁格爾回憶這件事時，他寫道：‘根據我的經驗，那時俄羅斯的音樂家的地位是可憐的，社會上瞧不起他們，得不到平等的待遇……’，他考慮了一下以後，給了一個否定的回答。這件事把那幾乎完全成熟的決定拖延了好幾年。

一八五九年，柴科夫斯基在法律學校畢業。他得到了一個九等文官^①的官銜和司法部裏的一個位置。一八六一年柴科夫斯基在給他妹妹的信裏曾經這樣自白道：‘他們讓我做官，實際上我是做不好的，我正竭力設法能够稱職和更加認真地服務……同時我研究數字低音……（卽和聲學）。’一年以後他又告訴她說：‘我入了新成立的音樂院，幾天之內那裏就開始上課。過去一年中，你是知道的，我學了很多很多的音樂理論，並且現在已經堅決地相信早晚我也要改行作音樂工作……’

*

*

*

六十年代是俄羅斯先進社會民主思想的繁榮時代，是啓蒙時代。

俄羅斯的科學暴風般地發展着，建立了第一批技術學校。俄羅斯的藝術特別是音樂藝術經歷了顯著的高漲；舉辦了第一批通俗的音樂會，成立了音樂機構；一八六二年在彼得格勒、一八六六年又在莫斯科分別創辦了音樂院。

在這時期以前，柴科夫斯基已經是職業音樂家了。他完全改變了他的生活方式：他認真地研究音樂科學；爲了收入而奔忙於上學費極低的課；爲鋼琴而改寫流行的器樂曲子；有時還要參加音樂會表演。柴科夫斯基不顧許多親屬們勸告他拋棄音樂家的職業的話，他頑強地用功，不屈不撓地學習作曲的技巧。他根據自己已有的經驗在信裏向他弟弟阿那托里提出忠告說：‘用功、

① 帝俄的官職。——譯者。

用功、再用功，避免閒散，爲了準備担当將來的勞動。」

他在音樂院跟札連巴和卓越的俄羅斯音樂家、當時的音樂院院長安東·格利戈利耶維奇·魯賓什坦學習。後者對柴科夫斯基的教育上起了很大的作用。特別是由於魯賓什坦的堅決要求的結果，柴科夫斯基才最後決定了自己的命運——決定拋棄了官職而整個獻身於音樂。柴科夫斯基的真正的音樂學習開始得很晚——二十二歲，進音樂院以後，他竭力補救：加緊學習，老師的課題本來是讓好幾天做完的，可是他第二天已經做好了送過去。他寫作序曲、四重奏曲、各種重奏曲和一些浪漫曲。

他初期傑出的作品中有一首管弦樂序曲，是他還在音樂院求學的時候根據他喜愛的奧斯特羅夫斯基的劇本「大雷雨」而寫的。

一八六五年，柴科夫斯基以銀牌獎畢業於彼得格勒音樂院。他的畢業考試作品——合唱與樂隊用的大合唱——曾由音樂院的學生樂隊在魯賓什坦指揮之下，在隆重的畢業晚會中演出。這位作曲家選擇了內容明朗樂觀的席勒的「歡樂頌」作爲這部作品的歌詞。這篇歌詞在五十年前曾被天才的貝多芬在第九交響曲末樂章的合唱中利用過。

柴科夫斯基在音樂院畢業之後，立刻被新成立的莫斯科音樂院聘請去担任教學工作。

他到達莫斯科五天之後，在「莫斯科時報」上的其它一些通告中間出現了下面這樣的通告：

「彼·伊·柴科夫斯基的音樂理論班自一月十四日起每週

星期二和星期五上午十一時在莫霍瓦街沃葉依科娃住宅上課。特此向志願參加上述理論班者通告，每月學費為三個盧布。’

那時莫霍瓦街的沃葉依科娃住宅裏正住着莫斯科音樂院長尼古拉·格利戈利耶維奇·魯賓什坦（柴科夫斯基的老師安東·魯賓什坦的弟弟），青年的教授柴科夫斯基就住在那裏。

柴科夫斯基在莫斯科認識了許多卓越的俄羅斯音樂家、文學家和藝術家，其中有作家亞·尼·奧斯特羅夫斯基（俄羅斯音樂的卓越鑑賞家和愛好者，俄羅斯著名的藝術活動家），奧多耶夫斯基，詩人普列謝耶夫，小劇院的一些藝術家，這就是柴科夫斯基在莫斯科的新的朋友圈子。

柴科夫斯基在莫斯科擔任了極其多方面的活動，他在音樂院教授和聲學與配器法，許多寶貴的理論教材都是他的教育工作的成果，其中有一本和聲學教程。

他毫不間斷地緊張地進行着創作工作，他繼續創作在彼得格勒開始寫的第一交響曲‘冬日的夢’，從事寫作歌劇‘司令官’（根據奧斯特羅夫斯基的題材），他的第一批大型作品在莫斯科產生了，他的創作性格的主要特徵也在那裏形成了。

柴科夫斯基的批評活動有很大的意義，他那時對這一活動頗為注意，表徵着作曲家創作道路的進步的創作方向，在那些批評活動中得到了反映，他在許多報紙和音樂雜誌上發表了他的尖銳的、帶原則性的論文；他指出關於格林卡的創作的偉大意義，號召音樂家們繼承那已由格林卡開始了的發展俄羅斯民族音樂的事業；他也寫過論決定許多天才音樂家的道路的人民性

的文章。柴科夫斯基和‘宣誓’的音樂評論家相對立，他預言那時尚年青的李姆斯基-柯薩科夫的偉大前途；他把熱情的論文獻給跟自己人民的創作相緊密聯系的那些作曲家（例如獻給挪威作曲家愛德華·格利格）。他興奮地評論着剛剛出現的法國作曲家喬治·比捷的歌劇‘卡門’，雖然這部歌劇在巴黎初次上演時曾遭到批評界和資產階級觀眾的敵視，但是柴科夫斯基熱烈地宣傳它是深刻的民主的與現實主義的作品。演出的問題在柴科夫斯基的批評論文中佔很大的篇幅。

此外，柴科夫斯基在他的雜感裏面無情地揭露了所有那些阻礙俄羅斯藝術發展的東西，當意大利歌劇團藉着莫斯科各劇院帶貴族銜的領導人的幫助而幾乎把俄羅斯歌劇整個排擠出去的時候，柴科夫斯基在自己的一篇隨筆裏曾以悲痛的心情寫道：‘聽帕蒂夫人^①的顫音的時候，即使是一刹那也好，難道我能忘記我們祖國的藝術在莫斯科的屈辱地位嗎？在這裏，祖國的藝術爲了上演，既找不到地方，也找不出時間！’

一八六九年柴科夫斯基的第一部交響曲‘冬日的夢’在莫斯科初次演出，他的第一部歌劇‘司令官’的上演也實現了。

各國立劇院的領導人物對這位青年作曲家第一部歌劇的上演採取了罕有的敷衍了事的態度。莫斯科歌劇院的一位女演員對這次上演曾作過如下的回憶：‘輪到柴科夫斯基先生了，他是在歌劇“司令官”中頭一次以歌劇作家的資格出現。國立劇院的

① 帕蒂 (Patti) 是意大利女高音歌手 (一八四三年二月十九日——一九一九年九月二十七日)。——譯者。

領導，根據他們一貫的作風，沒有爲這位天才作曲家出一點兒力氣，把他的第一部歌劇上演得稍微像樣一些。我記得舞台中間有一座小房子，既不像瑞士的建築，又不像俄羅斯的建築，露台緊挨着房頂下面，而當司令官熱情大發地順着樓梯到露台上去追求他的情人的時候，他的皮帶比房頂還高……’七十年代初，柴科夫斯基在把一部分音樂利用到‘禁衛軍’裏去之後，就把‘司令官’的總譜燒掉了。

在七十年代的戰爭中，柴科夫斯基曾和‘強力集團’的作曲家們接近。他參加巴拉基列夫小組的晚會，在晚會上演奏自己的作品。他按照斯塔索夫和巴拉基列夫的忠告創作了一系列的標題交響音樂作品（交響詩‘暴風雨’、‘羅密歐與朱麗葉’、較遲的‘曼弗烈德’）。這時期的一些歌劇作品（如‘禁衛軍’）在歷史題材和結構方法上同‘強力集團’的作品（穆索爾斯基的‘鮑利斯·戈都諾夫’、李姆斯基-柯薩科夫的‘普斯科夫女人’）有某些相似之處。

柴科夫斯基在一八七二年以前已經是兩部交響曲、三部歌劇（‘司令官’、‘水妖’、‘禁衛軍’）和三部交響詩的作者了。一八七四年，在俄羅斯音樂協會所組織的歌劇比賽會中，柴科夫斯基因爲他根據果戈理的中篇小說而寫的歌劇‘鐵匠瓦庫拉’（這部歌劇後來曾改編並改稱爲‘銀舞鞋’）而獲得了一等獎金。

充滿民間歌曲與舞曲因素的明朗的抒情詩‘冬日的夢’（第一交響曲），歌劇‘鐵匠瓦庫拉’，第二交響曲與第一鋼琴協奏曲，一些浪漫曲（例如‘傍晚’）及其他許多作品，都證明了樂觀主義的、愉快的情緒是柴科夫斯基那些年的創作裏的決定性的因素。

當然，除去那些樂觀主義的作品之外，還出現了許多另一種性質的作品。這些作品按其內容來說，好像是標誌了柴科夫斯基後來的生活裏表現得特別厲害的‘悲劇性’的路線。主要的標題作品——‘命運’、‘羅密歐與朱麗葉’、‘暴風雨’和‘弗蘭切斯卡·達·李密尼’都是這樣。

幾乎所有這些作品都顯著地帶着柴科夫斯基所特有的創作特徵——即深刻的內容；善於在音樂形象中揭示人的內心世界；全面發展音樂題材；巧妙的管弦樂法技巧。我們可以在那些作品中感覺出來作者對抒情的主題特別感到興趣。

這幾年內柴科夫斯基嘗到了‘成功’的快樂與‘失敗’的痛苦。音樂院院長、優秀的鋼琴家及指揮家尼·格·魯賓什坦和其他許多優秀的音樂家以及音樂院的工作者們努力宣傳他的作品。柴科夫斯基的至友——出版家尤根松出版他的作品。音樂院裏的一個柴科夫斯基的最親密的同事拉羅什和其他一些批評家對柴科夫斯基的作品寫了頭一批的評論。但柴科夫斯基的作品的主要的、無情的裁判者是他自己。由於自我批評的結果，兩部大歌劇作品（‘司令官’、‘水妖’）和許多較小的作品被作者自己毀掉了。在柴科夫斯基的整個生活中一直保持着這種對自己的要求的極度嚴格性。

*

*

*

一八七七年是柴科夫斯基生活中最痛苦的一年。他在他三十七歲的時候，出乎大家意料之外地和音樂院的女學生安東尼娜·伊萬諾夫娜·米留科娃結婚了。結婚的結果極不美滿，同一

年裏他們就離婚了，這件事使他特別痛苦。

同時，柴科夫斯基對音樂院的教學工作也開始感到失望，他爲每天的‘負擔’妨礙他的緊張的創作工作所苦。最後，他決定辭去了音樂院的教學工作。

由於他自己天性善感，對這些遭遇感受極深，有一個時候竟至弄到想自殺的地步，他於年底動身到國外去了。

緊張的創作工作幫助柴科夫斯基從心情沉重的精神危機中擺脫出來。對他說來創作變成了某種迫切的需要。他談到自己時說：‘不創作，我簡直沒法活下去。’他寫完一個作品以後，立刻動手寫另外一個。這時期從這位作曲家的筆下出現了最充滿靈感的作品——歌劇‘葉甫根尼·奧涅金’和第四交響曲，而開始了他的高度技巧與創作的成熟時期。

從七十年代末起，柴科夫斯基在烏克蘭的卡明卡在他妹妹達維多娃的莊園裏住了很久。他常常以指揮家的身分作國外的旅行，結識了許多外國的作曲家和音樂活動家（其中有勃拉姆斯、馬勒、格利格、聖·桑斯、馬斯涅等），並獲得了全世界的聲譽。

現今在克林博物館的一個特別房間裏保存着的無數的桂冠、畫冊和地址等都明顯地證明了這一點。

去斯拉夫國家的旅行使他感到特別溫暖，他對於一八八八年去布拉格時的情況寫道：‘這是我生活中最有意義的一天，我非常喜歡這些善良的捷克人，他們也真值得我喜歡！老天爺！多麼熱烈的歡呼啊！不過這完全不是爲了我，而是爲了親愛的俄羅斯。’柴科夫斯基的到達布拉格確是俄羅斯藝術的真正勝利。

在他從布拉格寄給梅克夫人的信裏指出：‘我真沒想到捷克人對俄羅斯竟會信服到這種程度……’捷克斯洛伐克的首都爲了偉大音樂家的來臨曾上演了‘葉甫根尼·奧涅金’。柴科夫斯基報導說：‘歡呼的熱烈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歌劇演完的時候他們把桂冠贈送給他。

大約也是在這幾年裏，柴科夫斯基在華沙也受到很大的歡迎。他指揮了一系列的自己作品的音樂會。波蘭的一家報紙‘華沙日誌’上關於這些音樂會曾這樣寫道：‘作爲一個指揮家的柴科夫斯基證實了在他出現於我們的華沙之前的聲譽。他的天才的藝術性格不僅給獻身於音樂藝術的人們，並且也給所有聽衆以不可磨滅的印象……’

斯拉夫各民族對柴科夫斯基的愛戴當然不只在於他的音樂會和他的作品的巨大成功，柴科夫斯基真可以被稱爲斯拉夫各民族間的友誼關係的卓越的活動家。柴科夫斯基沒有放過斯拉夫各民族生活中的任何一件大事。在克拉爾到達俄羅斯時他寫了進行曲‘黑山國’^①（關於一八八〇年的土耳其宣戰）。許多根據密茨凱維支和其他斯拉夫詩人的詩所寫的作品，特別是‘斯拉夫進行曲’與序曲‘一八一二年’都可以證明這一點。

甚至在我們的時代中，當衛國戰爭期間，蘇聯軍隊從希特勒侵略者的手中把斯拉夫各民族的土地解放出來時，許多斯拉夫人把蘇軍管弦樂屢次演奏的柴科夫斯基的序曲‘一八一二年’當

① 又名‘門的內格羅’。——譯者。

作解放頌去體會……這決不是偶然的。

柴科夫斯基在歐洲其他首都如柏林、巴黎、日內瓦、倫敦等地也都勝利地舉行了音樂會。一八九一年他訪問了美國。一八九三年他又到了英國。在英國參加了劍橋大學授予他音樂博士學位的慶祝會。

柴科夫斯基在這幾年中也積極參加了俄羅斯的音樂生活。一八八五年他當選為俄羅斯音樂協會莫斯科分會會長之一；一八八七年他在莫斯科大劇院指揮他的初次上演的歌劇‘銀舞鞋’；在他的指揮之下舉行了許多的交響音樂會和歌劇的演出。

在八十至九十年代之間，柴科夫斯基創作了一些巨大作品如：第五與第六交響曲、交響曲‘曼弗烈德’、歌劇‘黑桃皇后’。在這一時期裏所寫的一些浪漫曲中有‘夜’、‘又像先前那樣孤獨了’等。這些年裏的作品大部分都是由某些共同的特徵統一起來。

可以這樣判斷這些作品的一般思想，即：個人爭取自己的自由、生活的幸福與生活的人道主義成分的熱烈鬥爭，反對達到這種目的的道路上的一些宿命障礙。雖然所有這些作品裏面都灌注着極大的生活力量，充滿了走向生活的意願，但它們的結束差不多都是悲劇式的。這些作品的內容和絕大多數俄羅斯人民，首先是和俄羅斯知識分子在那個時期所經歷的那些惶惑、不知所措的心情相緊密地聯系着。這時是亞歷山大三世的統治時代，陰沉的黑暗時代，反宗教改革與反動政治的時代。當時，人的自由思想的任何一種表現都被無情地絞殺了。

柴科夫斯基深深地感受着這些事變。就是在他給他兄弟莫